

33

作品集

金庸

鹿鼎記

貳

金庸作品集

33

鹿鼎記



廣州出版社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鹿鼎记/金庸著. —广州: 广州出版社, 2002.11

ISBN 7-80655-340-1

I. 鹿… II. 金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71196 号

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: 19-2001-181 号

本书版权由金庸先生授权广州出版社在中国地区专有使用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敬告读者

为了防止和打击盗版、盗印、销售盗版本等违法行为, 保护读者的正当权益, 我社为本书引进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。全部作品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都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。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询产品真伪。

1. 请拨全国免费电话 8008301315, 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 18 位数码并按#键结束。
2. 使用全球通手机请将 18 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往 18183150 即可。
3. 网上查询 www.macs.com.cn。

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, 可向当地“扫黄打非”办公室、新闻出版局、工商管理部门、公安机关、技术监督部门举报, 或与广州出版社联系。

地址: 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

邮编: 510121

电话: 020-83780265、83781097 (白天) 13570022400 (全天)

传真: 020-83780167

凡提供有效证据和可靠线索协助打击盗版活动的人士, 将获得广州出版社的重奖。谢谢读者对广州出版社的关心和支持。

第十一回 春辞小院离离影 夜受轻衫漠漠香

小郡主咯的一笑，掀被下床，笑道：“我穴道早解开了，等了好久，你怎么到这时候才回来？”韦小宝奇道：“谁给你解开穴道的？”小郡主道：“给点了穴道，过得六七个时辰，不用解也自然通了。我扶你上床，我可得走了。”韦小宝大急，叫道：“不行，不行。你脸上伤痕没好。须得再给你搽药，才好得全。”小郡主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你这人真坏，说话老骗人。你几时在我脸上刻花了？倒害得我担心了半天。”韦小宝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小郡主道：“我早下床来照过镜子，脸上什么也没有。”

韦小宝见她脸上光洁白腻，涂着的豆泥、莲蓉等物早洗了个干净，好生后悔：“我这么莽撞，也没先瞧她的脸，倘若见到她洗过了脸，说什么也不会着了她的道儿。”说道：“你搽了我的灵丹妙药，自然好了。否则我为什么巴巴地又去给你买珍珠？我走遍了北京城的珠宝店，才给你买到这两串好珍珠。我还买了一对挺好看的玩意儿给你。”

小郡主忙问：“是什么玩意儿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你解开我穴道，我就拿给你。”小郡主道：“好！”正要伸手去给他解开穴道，忽见他眼珠转个不停，心念一动，笑道：“险些儿又上了你的当。解开你穴道，你又不许我走啦。”韦小宝忙道：“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那个马难追。”小郡主道：“驷马难追！什么叫那个马难追？”韦小宝道：“那个马比驷马跑得还要快，那个马都追不上，驷马自然更加追不上了。”

小郡主不知“那个马”是什么马，将信将疑，道：“那个马难追，倒是第一次听见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那你就学了个乖。这玩意儿有趣得紧呢，一只公的，一只母的。”小郡主问道：“是小白兔吗？”韦小宝摇头道：“不是，比小白兔可好玩十倍。”小郡主道：“是金鱼吗？”韦小宝大摇其头，道：“金鱼有什么好玩？这比金鱼要好玩一百倍。”小郡主又猜了几样玩物，都没猜中，道：“快拿出来！到底是什么东西？”

韦小宝要诱她解开穴道，说道：“你一解开我穴道，我即刻便拿给你看。”小郡主摇头道：“不行，我即刻得走，哥哥不见了我，一定心焦得很呢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穴道早解开了，为什么不走，却要等我回来？”小郡主道：“你好心给我买珍珠，我总得谢谢你，向你告别一声。不声不响地走了，不是太对不起人吗？”

韦小宝肚里暗笑：“原来这小娘是个小傻瓜，沐王府的人木头木脑，果然没姓错了这个姓。”说道：“是啊，我担心你一个人在这里害怕，在街上拼命地跑，只想早些买了珍珠，可是一家一家珠宝店瞧过去，就是没合意的，心中一急，连摔了几个筋斗。”小郡主轻呼一声：“啊哟！可摔痛了没有？”韦小宝愁眉苦脸地道：“这一摔下去，刚好胸口撞在一块大石头上，痛得我死去活来。”小郡主道：“现下好些没有？”韦小宝哼哼唧唧地道：“这一撞伤势不轻，越来越痛了。你……你……你点了我穴道，不肯解开，我这……这……这一口气……提……提……不上来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越说声音越低，突然双眼上翻，眼中露出来的全是眼白，便如晕去了一般，跟着凝住呼吸。

小郡主伸手一探他鼻息，果然没了气，大吃一惊，“啊”的一声，全身发抖，颤声问道：“你怎么会死了？”韦小宝断断续续地道：“你……点错……点错了我的穴道……点了我……我的……死……死穴。”

小郡主急道：“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师父教的点穴法子，决不会错。我明明点了你的‘灵墟’与‘步廊’两穴，还有‘天池穴’。”韦小

宝道：“你……你慌慌张张的，点……点错了，啊哟，我全身气血翻涌，经脉倒转，天下大乱，走……走火入……入……”小郡主道：“是走火入魔吧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正是，走火入魔。啊哟，你怎么这样糊涂？点穴功夫没练到家，就在我身上乱七八糟地瞎点？你点的不是什么‘天池’，什么‘步廊’，都点了死穴，死得十拿九稳的死穴！”他不懂穴道名称，否则早就举了几个死穴出来。

小郡主年纪幼小，功夫自然没练得到家。点穴功夫原本艰难繁复，人身大穴数百，相去只是数分，慌慌忙忙之中点错了也属寻常。但她曾得明师指点，这三下认穴极准，劲力虽然不足，穴位却丝毫无错，可是新学乍用，究竟没多大自信，韦小宝又愁眉苦脸，装得极像，她以为真的点错了死穴，急道：“莫非……莫非我点了你的‘膻中穴’么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正是，正是‘膻中穴’，你也不用难过，你……你……不是故意的，我死之后，决不怪你。阎……阎罗王问起，我决不说是你点死我的……我说我自己不小心，手指头在自己身上一划，就点死了。”

小郡主听他答允在阎罗王面前为自己隐瞒，又是感激，又是过意不去，忙道：“快……快把穴道解了再说，或许还有救。”忙伸手在他胸口、腋下推拿。她点穴的劲力不强，只推拿得几下，韦小宝已能行动。他呻吟了几下，说道：“唉，已点了死穴，救不活了！”小郡主急道：“或许救得活的。我不小心点错了，真……真对不起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知道你是好人。我死之后，在阴世里保佑你，从早到晚，鬼魂总是跟在你身旁。”

小郡主尖叫一声，问道：“你鬼魂老是跟在我身旁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你别害怕，我的鬼魂不会害你的。不过有个规矩，谁杀死了我，我的鬼魂就总是跟着谁。”

小郡主越想越惊，说道：“我不是故意要杀死你的。”

韦小宝叹了口气，问道：“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小郡主退了一步，道：“你问来干什么？”脸上满是惊异之色，又道：“你要到阴

世里告我，是不是？我不跟你说。”韦小宝摇头道：“我不会告你的。”小郡主道：“那你问我名字干什么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知道了你名字，好在阴世保佑你啊。阴间鬼朋鬼友很多，我叫大家齐心协力地来保佑你，你不论走到哪里，几千几百个鬼魂都跟着你。”

小郡主吓得大叫一声，忙道：“不，不要！别跟着我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那么就单是我一个人的鬼魂跟着你行不行？”小郡主迟疑片刻，道：“你……你如不吓我，那么……那么还不要紧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当然不吓你。你白天坐着，我的鬼魂给你赶苍蝇，晚上睡着，我的鬼魂给你赶蚊子。你闷得慌，我的鬼魂托梦给你，讲很好听很好听的故事给你听。”

小郡主道：“你为什么待我这么好？”幽幽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你不死就好了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有一件你答应过我的事，你没办法到，唉，我死不瞑目。”小郡主道：“什么事？我答应过你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你答应过叫我三声好哥哥，我在临死之前听到你叫了，那就死得眼闭了。”

小郡主出生于世袭黔国公的王府，父母兄长都对她的十分宠爱，虽然她出世之时已然国破家亡，但世臣家将、奴婢仆役，还是对这位金枝玉叶的郡主爱护得无微不至，一生之中，从未有人骗过她、吓过她。出世以来所听到的言语，可说没半句假话，因此对韦小宝的胡说八道，初时也都信以为真，待见他越说越精神，说到要叫他三声好哥哥时，眼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。她只不过天真善良，毕竟不是傻子，知道韦小宝在逗弄自己，退了一步，说道：“你骗人，你不会死的。”

韦小宝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就算暂且不死，过几天总要死的。”小郡主道：“过几天也不会死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就算过几天不死，将来总是要死的。你不叫我这三声好哥哥，我的鬼魂天天跟着你，不住地叫：‘好——妹——妹，好——妹——妹！’”他紧逼了喉咙，声音拖得长长的，当真阴风惨惨，十分可怖，又伸长舌头，装作吊死鬼模

样。小郡主“啊”的一声，回身便冲出房去。

韦小宝追将出去，见她伸手去拨门闩，忙拦腰一把抱住，说道：“走不得，外面恶鬼很多。”小郡主急道：“放开手，我要回家去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走不出去的。”小郡主右手切了下去，斩他右腕。

韦小宝手掌翻转，反拿她小臂。小郡主手肘后撤，左手握拳往韦小宝头顶击下。韦小宝身子后缩，避过了这一拳，却已抱住了她小腿。小郡主一招“虎尾剪”，左掌斜削下去。韦小宝没能避开，啪的一声，打中他肩头，他用力拉扯，小郡主站立不定，摔倒在地。

韦小宝赶上去要将她揪住，小郡主“鸳鸯连环腿”飞出，直踢面门。韦小宝一个打滚，又已扭住了她左臂。小郡主拳脚功夫曾得明师传授，远比韦小宝所学为精，两人倘若当真比武，韦小宝决不是她对手。但二人此刻只是在地下扭打，一个想逃，一个扭住她不放。这等扭扑摔跤的功夫，韦小宝却经过长期习练，和康熙比武较量，几达一年。海老公传他的武功虽然半真半假，他又练得马虎，这近身搏击的擒拿，他毕竟还有几下子。几个回合下来，韦小宝胸口虽吃了两拳，却已抓住了小郡主右臂，拗了转来，笑问：“投不投降？”

小郡主道：“不投降！”韦小宝抬起左膝，跪在她臂上，又问：“投不投降？”小郡主仍道：“不投降！”韦小宝手上加劲，将她反在背后的手臂一抬。小郡主“啊”的一声，哭了出来。

韦小宝和康熙比武摔跤，两人不论痛得如何厉害，从不示弱，更无哭泣之事，只不过一到给对方制住，无法反抗，便叫“投降”，算是输了一个回合，重新比过。不料小郡主的作风与康熙全然不同，一输便哭。韦小宝道：“呸！没用的小丫头！”放开了她。

便在此时，忽听得窗格上喀的一声响，韦小宝低声道：“啊哟！有鬼！”小郡主大吃一惊，反手过来，抱住了他。

只听得窗格上又是一响，窗子轧轧地推开，这一来，连韦小宝也是大吃一惊，颤声道：“真的有鬼！”小郡主向前一扑，钻入了床

上被窝中，全身发抖。

窗子缓缓推开，有人阴森森地叫道：“小桂子，小桂子！”

韦小宝初时只道是海老公的鬼魂前来索命，但听这呼声是女子口音，颤声道：“是个女鬼！”连退几步，双腿酸软，坐倒在床沿上。

突然一阵劲风吹了进来，房中烛火便熄，眼前一花，房中已多了一人。那女鬼阴森森又叫：“小桂子，小桂子！阎王爷叫你去。阎王爷说你害死了海老公！”韦小宝只吓得魂飞魄散，想说：“海老公不是我害死的。”但张口结舌，哪里说得出来话？只听那女鬼又尖声叫道：“阎王爷要捉你去，上刀山，下油锅，小桂子，今天你逃不了啦！”

韦小宝听了这几句话，猛地发觉：“是太后，不是女鬼！”但心中的害怕丝毫不减，心道：“若是女鬼，或许还捉我不去，太后却非杀了我灭口不可。”自从他得知太后的机密，起初常担心她会杀了自己灭口，但一直没动静，时日一久，这番担心也就渐渐淡了，只道太后信了自己，以为自己果真没听到海大富那番话；又或许以为自己即使听到了，也决计不敢泄露，再升了自己管御膳房，自己感激之下，一切太平无事。

他哪里知道，太后所以迟迟不下手，只因那日与海老公动手，内伤受得极重，又见海老公重重一脚竟然踢不死韦小宝，只道这小孩内功修为也颇了得，自己若不痊愈，功力不复，便不敢贸然行事。这等杀人灭口之事，不能假手于旁人，必须亲自下手。否则的话，这小孩临死之际说了几句话出来，岂非坏了大事？这件事牵涉太大，别说韦小宝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太监，纵然是后妃太子、将军大臣，只要可能与闻这件大秘密的，有一百个便杀一百，一千个便杀一千。

她已等待甚久，其时功力犹未复原，但想多耽搁一日，便多一分泄漏的危险，到这一晚实在不愿再等，决定下手，来到韦小宝屋外，推开窗子时听得韦小宝说“有鬼”，便索性假装是鬼。她不知床上尚有一人，慢慢凝聚劲力，提起右手，一步步走向床前。

韦小宝知难抗拒，身子一缩，钻入了被窝。太后挥掌拍下，波的一声响，同时击中了韦小宝与小郡主，幸好隔着厚厚一层棉被，劲力已消去了大半。

太后提起手掌，第二掌又再击下，这次运力更强，手掌刚与棉被相触，猛觉掌心中一阵剧痛，已为利器所伤，大叫一声，向后跃开。

只听得窗外有三四人齐声大呼：“有刺客，有刺客！”太后大吃一惊：“怎地有人知道了？”她亲手来杀一个小太监，决不能让人见到，手掌又痛得厉害，不暇察看韦小宝是否已死，双足一点，从窗中倒纵跃出。尚未落地，背后已有人双双袭到，太后双掌向后挥出，使一招“后顾之忧”，左掌右掌同时击中二人胸口。那二人直摔了出去。

只听得锣声铿锵响起，片刻间四下里都响起锣声。远处有人叫道：“右卫第一队、第二队保护皇上，右卫第三队保护太后。”跟着东首假山后有人叫道：“这边有刺客！”

太后知道这些都是宫中侍卫，当下缩身躲在花丛之侧，掌心的疼痛一阵阵更加厉害了，只见影影绰绰的有七八堆人在互相厮杀，兵刃不断碰撞，心想：“原来宫中当真来了刺客，是海老公的朋友，还是鳌拜的旧部？”但听得远处传令之声不绝，黑暗中火把和孔明灯上的灯光之火，四面八方聚将拢来。太后眼见如再不走，稍迟片刻，便难以脱身，矮着身子从花丛后跃出，急往慈宁宫奔去。

只奔得数丈，迎面一人扑到，手中一对钢锥向太后面门疾刺，喝道：“大胆反贼，竟敢到宫中捣乱。”太后微微斜身，右掌虚引，左掌向他肩头拍出。那人沉肩避开，左手钢锥反挑。太后向左一闪，右掌反拍，霎时之间，二人已拆了数招。那人口中吆喝：“好反贼，原来是个婆娘。”太后见这侍卫武艺不低，自己虽可收拾得下，但总得再拆上十来招，只怕其余侍卫赶来，情急之下，叫道：“我是太后。”那侍卫一惊，住手问道：“什么？”太后道：“大胆奴才，你胆敢冒犯太后？”那人微一迟疑，太后双掌齐出，砰的一声，正击在他胸口，

那侍卫立时毙命。太后提气跃出，闪入了花丛。

韦小宝钻入被窝，给太后一掌击在腰间，登时几乎窒息，危急间拔出靴筒中匕首，在被窝中竖而向上，被窝便高了起来。太后第二掌向被窝隆起处击落，那匕首锋锐无比，太后这一掌劲道又是极大，匕首之尖立时穿过棉被，刺入掌心，直通手背。

待得太后从窗子中跃出，韦小宝掀起棉被一角，只听得屋外人声杂乱，他当时第一个念头是：“太后派人来捉拿我了。”从床上一跃下地，掀开棉被，说道：“咱们快逃！”

小郡主哭道：“痛……痛死我啦！”原来太后第一掌的掌力既打中了韦小宝后腰，又打中小郡主的左腿，小郡主受力较多，左腿小腿骨竟被击断。

韦小宝道：“怎么啦！”一把抓住她颈口衣服，道：“快逃，快逃！”将她拉下床来。小郡主右足先落地，只觉左腿剧痛难当，身子一侧，滚倒在地，哭道：“我的……我的腿断啦。”韦小宝情急之下，骂了出来：“小娘皮，迟不断，早不断……”心想老子自己逃命要紧，别说你一条腿断了，就是四条腿、八条腿都断成十七八段，老子也不放在心上，转身抢到窗口，向外张望，只盼外面没人，就此跃出。

一望之下，只见太后双掌向后挥出，跟着两人飞了起来，重重摔在地下，一人正好摔在他窗下，朦朦胧胧间见到这人穿着侍卫的服色。心下大奇：“太后为什么打宫中侍卫？”见太后闪身躲向花丛，又见数丈之外有六七人正在厮杀，手中各有兵刃，斗得甚是激烈，听得远处有人叫道：“拿刺客，拿刺客！”韦小宝又惊又喜：“原来真的来了刺客，却不是来拿我。”凝目望去，见太后又在和一名侍卫相斗。那侍卫使一对钢锥，虽和他窗口相距已远，仍可见到钢锥上白光闪动。斗得一会，太后又将那侍卫打死，飞身在黑暗中隐没。

韦小宝回头向小郡主瞧去，见她坐在地下，轻声呻吟。他既知自己并无危险，心情立时大佳，走到她身前，低声道：“痛得很厉害吗？外边有人要来捉你，快别作声。”

小郡主吓得不敢再响，忽听得外面有人叫道：“黑脚狗牙齿厉害，上点苍山吧！”小郡主“咦”的一声，道：“是我们的人。”韦小宝奇道：“是你的朋友？你怎么知道？”小郡主道：“他们说的是我们沐王府的暗语，快……快……扶我去瞧瞧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他们来皇宫救你，是不是？”小郡主道：“我不知道，这里是皇宫吗？”韦小宝不答，心想：“他们如知这小丫头在这里，冲进来救人，老子双拳难敌四手。”一伸手，牢牢按住她嘴巴，低声恐吓：“千万不可出声，给人一发觉，连你另一条腿也打断了，我可舍不得！”

只听外面有人“啊啊”大叫，又有人欢呼道：“杀了两个刺客！”有人叫道：“刺客向东逃了，大伙儿快追！”人声渐渐远去。韦小宝放开了手，道：“你的朋友逃走啦！”小郡主道：“不是逃走！他们说上‘点苍山’，是暂时退一退的意思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黑腿狗是什么东西？”小郡主道：“黑腿狗就是鞑子武士。”

远处人声隐隐，传令之声不绝，显然宫中正在围捕刺客。

忽听得窗下有人呻吟了两声，却是女子的声音。韦小宝道：“有个刺客还没死，我去戳她两刀！”宫中侍卫均是男子，这呻吟的自然是刺客了。

小郡主道：“不……不要杀，或许是我们府里的。”扶着韦小宝的肩头，站了起来，右足单脚着地，几下跳跃，到了窗口。只见窗下有两个人，问道：“是天南地北的……”韦小宝一伸手，又按住了她嘴。窗下一个女子道：“孔雀明王座下，你……你是小郡主？”

韦小宝心想这女子已发现了小郡主的踪迹，祸事不小，提起匕首，便欲掷下，突然间右腕一紧，已被小郡主握住，跟着肋下一痛，按住她嘴巴的手也不由自主地松开了。

小郡主问道：“是师妹吗？”窗下那女子道：“是我。你……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韦小宝接口道：“你奶奶的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小郡主道：“你……你别骂她，她是我师妹。师妹，你受了伤吗？你……你快想法子救救我师妹。师妹待我最好的。”她这几句话分别对二人而说。窗下那女子呻吟了一声，道：“我不要这小子救。谅他也

没救我的本事。”

韦小宝用力一挣，小郡主便松了手。韦小宝骂道：“臭小娘！你说我没救你的本事？你这种第九流武功的小丫头，哼，老子只要伸一根小指头儿，随手便救你妈的二三十个、七八十个。”这时远处又响起了“捉刺客、捉刺客”的声音。小郡主大急，忙道：“你快救我师姊，我……我叫你三声好……好……哥哥，好哥哥，好哥哥。”这三个字，本来她说什么也不肯叫，这时为了求他救人，竟而连叫三声。

韦小宝大乐，说道：“好妹子，你要好哥哥做什么？”小郡主满脸羞得通红，低声道：“求你救救我师姊。”窗下那女子的语气却十分倔强，道：“别求他，这小子自身难保，连自己也救不了自己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哼，瞧在我好妹子份上，我偏要救你。好妹子，咱们说过了话，不许抵赖，你要我救你师姊，以后可不得改口，永远得叫我好哥哥。”小郡主道：“叫你什么都成。好叔叔、好伯伯、好公公！”韦小宝道：“我只做好哥哥。叫我‘公公’的人，还怕少了。”小郡主道：“是了，我永远……永远叫你好……好……”韦小宝道：“好什么？”小郡主道：“好……哥哥！”说着在他背上轻轻一推。

韦小宝跳出窗去，只见一个身穿黑衣的女子蜷着身子斜倚于地，说道：“宫里侍卫就来捉你去了，将你斩成肉酱，做肉包子吃。”那女子道：“稀罕吗？自有人给我报仇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这小丫头倒嘴硬。侍卫们先不杀你，把你衣服脱光了，大家……大家拿你来做老婆。”那女子怒道：“你快一刀将姑娘杀了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我为什么杀你？我也要你将衣服脱光了，拿你做老婆。”说着俯身去抱。那女子大急，挥掌打了他个耳光，但她重伤之余，手上毫无劲力，打在脸上，便如轻轻一拂。

韦小宝笑道：“你还没做我老婆，先给老公搔痒。”抱起她身子，从窗口送进去。

小郡主大喜，上前将那女子接住，慢慢将她放到床上。

韦小宝正要跟着跃进房去，忽听得脚边有人低声说道：“桂

……桂公公，这女子……这女子是反贼……刺客，救……救她不得。”韦小宝大吃一惊，问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那人道：“我……我是宫中……侍……卫……”韦小宝登时明白，他是适才给太后一掌打中的侍卫，竟然未死。他躺在地下，动弹不得，说话又断断续续，受伤定然极重，心想：“我若将这黑衣女子交了出去，自是一件功劳，但小郡主又怎么办？这件事败露出来，那可是大祸一桩。”提起匕首，嗤的一刀，插入他胸口。那侍卫哼也没哼，立时毙命。

韦小宝道：“这可对不住了，倘若你刚才不开口，就不会送了性命，只不过我桂公公的脑袋，在这脖子上就坐得不这么安稳了。”

又想：“左近只怕还有受伤的，说不得，只好一个个都杀了灭口。”他在周遭花丛假山寻了一遍，地下共有五具尸首，三个是宫中侍卫，两个是外来刺客，都已气绝身死。韦小宝抱起一具刺客的尸首，放在窗格上，头里脚外，跟着在尸首背后用匕首戳了几下。

小郡主惊道：“他……他是我们王府的人，死都死了，你怎么又杀他？”

韦小宝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他死都死了，我就不能再杀他了。你倒杀死个死人给我瞧瞧！要救你的臭小娘师姊，只好这样了。”

那女子躺在床上，说道：“你才臭！”韦小宝道：“你又没闻过，怎知我臭？”那女子道：“这屋子里就有一股臭气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本来很香，你进来之后才臭。”

小郡主急道：“你两个又不相识，一见面就吵嘴，快别吵了。师姊，你怎么到这里来？是……是来救我么？”那女子道：“我们不知道你在这里。大伙儿不见了你，到处找寻，找不到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已是上气不接下气。韦小宝道：“没力气说话，就少说几句。”那女子道：“我偏要说，你怎么样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你有本事就说下去。人家小郡主多么温柔斯文，哪似你这般泼辣。”

小郡主忙道：“不，不，你不知道。我师姊是最好不过了。你别骂她，她就不会生你气了。师姊，你什么地方受了伤？伤得重不重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她武功不行，不自量力，到宫里来现世，自然伤得

极重，我看活不了三个时辰，等不到天亮就会归天。”小郡主道：“不会的。好……好哥……你快想法子，救救我师姊。”那女子怒道：“我宁可死了，也不要他救。小郡主，这小子油腔滑调，你为什么叫他……叫他这个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叫我什么？”

那女子却不上当，道：“叫你小猴儿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是公猴儿，你就是母猴儿。”跟女人拌嘴吵架，他在丽春院中久经习练，什么大阵大仗都经历过来的，哪里会输给人了？那女子听他出言粗俗无赖，便不再睬他，只是喘气。

韦小宝提起桌上烛台，说道：“咱们先瞧瞧她伤在哪里。”那女子叫道：“别瞧我，别瞧我！”韦小宝喝道：“别大声嚷嚷，你想人家捉了你去做老婆吗？”拿近烛台一照，只见这女子半片脸染满了鲜血，约莫十七八岁年纪，一张瓜子脸，容貌甚美。忍不住赞道：“原来臭小娘是个美人儿。”小郡主道：“你别骂我师姊，她……她本来是个美人儿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好！我更加非拿她做老婆不可。”那女子一惊，想挣扎起来打人，但身子微微一抬，便“啊”的一声，摔在床上。

韦小宝于男女之事，在妓院中自然听得多了，浑不当作一回事，但说“拿她做老婆”云云，他年纪幼小，倒也从来没起过心，动过念。只是他生来恶作剧，见那女子听得自己一说到要拿她做老婆，便大大着急，不禁甚是得意，笑道：“你不用性急，还没拜堂，怎能做得夫妻？你当这里是丽春院吗？说做夫妻就做。啊哟！你伤口流血，可别弄脏了我床。”只见她衣衫上鲜血不住渗出，伤势着实不轻。

忽听得一群人快步走近，有人叫道：“桂公公，桂公公，你没事吗？”

宫中侍卫击退刺客，派人保护了皇上、太后和位份较高的嫔妃，便来保护有职司、有权力的太监。韦小宝是皇帝跟前的红人，便有十几名侍卫抢着来讨好。

韦小宝低声向郡主道：“上床去。”拉过被来将二人都盖住了，放下了帐子，叫道：“你们快来，这里有刺客！”那女子大惊，但重伤之下，哪里挣扎得起？小郡主急道：“你别嚷，别叫人来捉我师妹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她不肯做我老婆，那有什么客气？”

说话之间，十几名侍卫已奔到了窗前。一人叫道：“啊哟，这里有刺客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这家伙想爬进我房来，给老子几刀料理了。”众侍卫举起火把，果见那人背上有几个伤口，衣上、窗上、地下都是血迹。一人道：“桂公公受惊了。”另一人道：“桂公公受什么惊？桂公公武功了得，一举手便将刺客杀死，便再多来几个，一样地杀了。”众侍卫跟着讨好，大赞韦小宝了得，今晚又立了大功。

韦小宝笑道：“功劳也没什么，料理一两个刺客，也不费多大劲儿。要擒住‘满洲第一勇士’鳌拜，就比较难些了。”众侍卫自然谀词如潮。

一名侍卫道：“施老六和熊老二殉职身亡，这批刺客当真凶恶之至。若不是桂公公，又怎对付得了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大家还是去保护皇上要紧，我这里没事。”一人道：“多总管率领了二百多名兄弟，亲自守在皇上寝宫之前。刺客逃的逃，杀的杀，宫里已清静了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殉职的侍卫，我明儿求皇上多赏赐些抚恤，大伙儿都辛苦了，皇上必有重赏。”众人大喜，一齐请安道谢。韦小宝心道：“又不用我花银子赏人，干吗不多做做好人？”说道：“众位的姓名，我记不大清楚了，请各位自报一遍。皇上倘若问起今晚奋勇出力、立了大功之人，兄弟也好提上一提。”

众侍卫更是喜欢，忙报上姓名。韦小宝记性极好，将十余人的姓名复述了一遍，丝毫没错，说道：“大伙儿再到各处巡巡，说不定黑暗偏僻的所在，还有刺客躲着，要是捉到了活口，男的重重拷打，女的便剥光了衣衫做老婆。”众侍卫哈哈大笑，连称：“是，是！”

韦小宝道：“把尸首抬了去吧？”众侍卫答应了，抢着搬抬尸首，请安而去。

韦小宝关上窗子，转过身来，揭开棉被。小郡主笑道：“你这人真坏，可吓了我们一大跳……啊哟……”只见被褥上都是鲜血，她师姊脸色惨白，呼吸微弱。韦小宝道：“她伤在哪里？快给她止血。”那女子道：“你……你走开，小郡主，我……我伤在胸口。”韦小宝见她血流得极多，怕她伤重而死，不敢再逗，转过了头，说道：“伤口流血，有什么好看？你道是西洋镜、万花筒么？小郡主，你有没有伤药？”小郡主道：“我没有啊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臭小娘身边有没有？”那女子道：“没有！你……你才是臭小娘。”

只听得衣衫簌簌之声，小郡主解开那女子衣衫，忽然惊叫：“啊哟！怎……怎么办？”韦小宝回过头来，见那女子右乳之下有个两寸来长的伤口，鲜血兀自流个不住。小郡主手足无措，哭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快救我师姊……”那女子又惊又羞，颤声道：“别……别让他看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呸，我才不稀罕看呢。”眼见她血流不止，也不禁惊慌，四顾室中，要找些棉花布片给她塞住伤口，一瞥眼，见到药钵中大半钵“莲蓉豆泥蜜糖珍珠糊”，喜道：“我这灵丹妙药，很能止血。”捞起一大把，抹在她伤口上。

这蜜糊粘性甚重，粘住了伤口，血便止了。韦小宝将钵中的蜜糊都敷上了她伤口，自己手指上也都是蜜糊，见她椒乳颤动，这小顽童恶作剧之念难以克制，顺手反手，便都抹在她乳房上。那女子又羞又怒，叫道：“小……小郡主，快……快给我杀了他。”小郡主解释：“师姊，他给你治伤呢！”

那女子气得险些晕去，苦于动弹不得。韦小宝道：“你快点了她的穴道，不许她乱说乱动，否则流血不止，性命交关。”小郡主应道：“是！”点了那女子小腹、胁下、腿上几处穴道，说道：“师姊，你别乱动！”这时她自己断腿处也是痛得不可开交，眼眶中泪水不住滚来滚去。韦小宝道：“你也躺着别动。”记得幼时在扬州与小流氓打架，有人跌断手臂，跌打医生用夹板将断臂夹住，敷以草药，当下拔出匕首，割下两条凳脚，夹在她断腿之侧，牢牢用绳子缚紧，心想：“这伤药却到哪里找去？”